

古汉语反义词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颜洽茂, 张建勇

(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古汉语反义词研究在反义词的判断标准、反义词的类型以及断代、专书反义词研究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种进展与现代词汇学、语文学理论的发展密不可分。古汉语反义词研究发展的趋向应该是具备现代观念、历史观念、系统观念,注重吸收现代语言学理论,注重对古汉语反义词的历时考察和系统描写;应将描写和解释结合起来,让描写为理论提供充足的证据,让理论对语言现象做出充分的解释;应把演绎法、比较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研究的重点是断代、专书反义词研究,为词汇史研究和断代反义词词典的编纂做出贡献。

[关键词] 古汉语; 反义词研究; 回顾与展望

[中图分类号] H1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6)03-0053-07

同义词和反义词是古代汉语中两种重要的聚合关系。近年来,古汉语同义词研究有较大进展;相对而言,古汉语反义词研究则比较薄弱。以近十年为例,据统计,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汉语反义词研究文章共有98篇,其中古汉语反义词研究方面的有12篇,仅占12%。夏广兴、徐时仪^[1]和许威汉^[2]曾对汉语反义词研究做过回顾,他们介绍的重点是现代汉语反义词研究的概况。现代汉语的反义词研究和古代汉语反义词研究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重点等方面仍有许多不同,古汉语反义词研究毕竟也有自己的特点。因此,本文将重点评述古代汉语反义词研究的情况,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根据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的演变,古汉语反义词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训诂实践和修辞研究为主的萌芽期(20世纪50年代以前);二是以反义词判断标准和反义词基本特征的探讨为重点的发展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三是以专书、专题研究的加强和新方法的引入为标志的深入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三个时期显然不能截然分开,这样划分只是为了更清晰地反映出古汉语反义词的研究走势。

一、以训诂实践和修辞研究为主的萌芽期

早在先秦时期的《易经》、《诗经》、《老子》,甚至甲骨文等文献中,就可以看到反义词现象。如《老子》“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中,就包含了“有无、难易、

[收稿日期] 2005-10-12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1BYY107)

[作者简介] 1. 颜洽茂(1951-),男,浙江舟山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汉语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汉语史及佛经语言研究; 2. 张建勇(1973-),男,山东冠县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汉语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佛经词汇研究。

长短、高下’等几对反义词。后世的史传、诗文、词曲、小说中,反义词现象更为普遍。

较早留意到反义词现象的是训诂学家。如《礼记·表記》:“口惠而实不至,怨菑及其身。事故君子与其有诺则也,宁有已怨。”郑玄注云:“已,谓不许也。言诺而不与,其怨大于不许。”^[3]¹⁶⁶⁴在这里,郑玄就用反义词来解释词义。这种训释方法不仅可用于注释古书,还可以用于字典释义。赵克勤就曾分析《经籍纂诂》、旧《辞海》、《辞源》中利用反义词进行词义训释的例子^[4]。甚至《现代汉语词典》也继承了这种释义方法,如“薄:不厚道;不庄重”,“死板:不活泼;不生动”。

古人还注意到了反义词的修辞效果。夏广兴、徐时仪指出:“刘勰在《文心雕龙·辞采》中把对偶从表达方式上分成言对和事对,从内容上分成正对和反对……反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偶的两项从相反或相对的角度来表达一个共同的旨趣,两相补充,相反相成,把思想内容表达得鲜明而丰富。”^[1]²⁰其中的“反对”就有不少是反义词。类似论述启示了后人要从修辞角度关注反义词现象。

由此可见,古人虽然留意到了反义词现象,但仅限于训诂和修辞方面,他们没有提出相应的反义词理论,然而这种关注却为后代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以反义词判断标准和反义词基本特征的探讨为标志的发展时期

20世纪50年代,随着汉语词汇学理论的发展,反义词理论也逐渐发展起来。孙常叙首先明确论述了反义词现象。他提出:“彼此涵义相反或相对的词是反义词。反义词的词义在概念关系上是处于反对关系的。依照两者的内涵来说是彼此相反的。它们两方都是属于同一类概念的外延的。”^[5]²⁵⁷这个反义词的定义揭示了反义词的特征是“相反或相对”,指出了反义词双方要“属于同一类概念的外延的”。这一点和后人语义场观点颇有暗合之处。但孙常叙将词和概念等同看待,也有些不妥。他还考察了反义词和同义词、近义词的关系,论述了反义词的修辞作用,并根据“中间有没有第三词义”将反义词分类。可见,孙常叙的研究已经涉及反义词研究的诸多方面。

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反义词研究主要侧重于现代汉语词汇,如张拱贵^[6]、倪宝元^[7]等分析了反义词在语意、音调等方面的修辞作用,武占坤^[8]³²论述了反义词和多义词的关系。张永言在《词汇学简论》中指出:“反义现象(antonymy)是跟同义现象(synonymy)相对立的词与词之间的一种语义关系。处于反义关系的两个词互为反义词(antonym)。反义就是语音不同、意义相反的词。”他还指出,“凡是含有性质意义的词都有反义词”^[9]¹¹²,由否定词加上一个词构成的语言单位是词组,不能视作反义词。

尽管孙常叙等人探讨的是现代汉语词汇中的反义词,但他们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也为古汉语反义词研究提供了借鉴。

何九盈、蒋绍愚的《古汉语词汇讲话》首次专门论述了古汉语反义词。他们指出:“反义词是意义相反而又相成(指存在联系的一面)的词”。这个定义强调了反义词的“相反”和“联系”两个意义特征。他们还对先秦五部著作中的反义词进行了计量统计,发现在词性上,“形容词最多,动词次之,名词又次之”。他们还发现了这些反义词在语音上也存在着“相反”关系。他们留意到反义词组对的演变,描写了组对的几种情形,还分析了反义词在修辞、辨析词义、注解古书等方面的作用^[10]。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古汉语反义词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的变化:第一,古汉语反义词研究摆脱了传统的训诂学的羁绊,不再限于考释词汇,而是有了理论探讨;第二,研究角度进一步拓展,涉及反义词的定义、特征、构组情况和修辞作用等诸多问题;第三,出现了对反义词进行详尽描写、计量统计的研究方法,但这一时期对反义词的判断和基本特征的认识仍是粗略的。

三、以专书、专题研究的加强和新方法的引入为特征的深入发展时期

(一)对反义词特点、反义词判断标准等理论问题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期,古汉语反义词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赵克勤首先触及了古汉语反义词的分类问题,他把古籍中的反义词分为“自然、时间、方位、事物、人物、指称、性质、状态、动作”九类^[11]。从分类情形看,这一分类标准既有意义上的,也有词性上的,是个杂糅的标准,但也为反义词研究提供了方便。他在《古汉语反义词浅论》一文中还论及了意义相反的类型、反义词的演变、同义和反义的辩证关系等诸多问题,为古汉语反义词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该文所举例子也有不少可商榷之处,如将“义-利,尔-我”等都视作反义词。可见,如何将反义现象跟对偶、对比现象区别开来是一个重要议题,反义词的判断标准仍需深入探讨。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几部古汉语词汇理论著作大多为反义词开辟了专门章节。赵克勤^[4]、蒋绍愚^[12]、高守纲^[13]都曾对反义词问题进行过讨论。蒋绍愚用现代语义学的理论、观点和术语如“义素”、“义位”、“语义场”等来分析古汉语反义词现象,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他认为:(1)反义词是就一个词的某一义位和另一词的某一义位相反而言的;(2)考察反义词,要有历史的观念。此外,他还对反义词判定标准作了探讨,并尝试用义素分析法来判断反义词。他还论述了研究古汉语反义词的重要意义,指出这种研究在义位判定、词义辨析和了解词义发展变化方面的作用。蒋绍愚的古汉语反义词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历史的观点和现代语义学视角下的观照。高守纲在其《古汉语词义通论》里也讨论了反义词,他分析了反义词的几个特点:(1)同一性前提下的对立;(2)一定义位上的对立;(3)共时范畴上的对立。高守纲还探讨了反义词的分布问题,举例分析了其在词类和词义上的分布情况。他同样注意到了反义词的“义位对立”特点;另外,他对反义词修辞作用的探讨也不无价值^{[13]99-104}。

(二)对断代、专书反义词的研究

饶尚宽对先秦八部典籍中的单音反义词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他发现:“上古汉语词汇中反义聚合关系在语音上不是盲目的、杂乱的,而基本上是有秩序的、自成系统的,它与同义聚合关系的语音状况保持一致。”^{[14]48}他还对上古反义词的构成、来源、分类以及反义构词、反义同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外,陈伟武^[15]对商代甲骨文中的反义词的研究,杨建忠^[16]对东汉佛经中的反义聚合的探索,均可视作断代反义词研究。

杨荣祥《〈世说新语〉中的反义词聚合及其历史演变》是第一篇讨论专书反义词的论文,也是第一篇从历史演变角度考察反义词的论文。该文以《世说新语》来代表中古词汇系统,对反义词聚合进行历史比较,并且把反义词研究和常用词的历时演变研究结合起来。杨文还列举了反义聚合调整变化的形式,剖析了反义词聚合调整变化的原因。该文也利用现代语义学理论分析了反义词问题,并试图把反义词的演变和词汇系统发展演变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作者认为:“反义关系的改变,简单地说,是某些词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从系统出发来看,就是用以显示其区别特征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从系统出发来看,就是用以显示其区别特征的与其他词之间的对比项改变了。”^{[17]223}

(三)对古汉语反义词的其他研究

在对专书反义词进行研究时,研究者还对专书中反义词训释情况、显示形式等问题作了探讨。如陈竹友研究了《本草纲目》中李时珍训反义词的问题^[18];赵鑫发现了《商君书》反义关系依存的几

种方式,包括“反义连用、反义对举、四字反义对举、颠倒反义式、交叉对举式”等等^[19];廖扬敏则对《老子》中七种反义词显示格式进行了详尽描述^[20]。他们的研究对如何从古籍中系联反义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此外,郭加健考察了两周时期金文中的反义词并用、对用情况^[21];魏达纯对《颜氏家训》中的反义语素并列双音词进行了研究,将反义研究拓展到“语素”层级^[22],也给反义词研究不少启发。而任瑞麟^[23]、余雄杰^[24]、时学伟^[25]探讨了反训和反义同形问题;廖扬敏、雷莉对《老子》中“有”、“无”这对哲学范畴进行了分析,并试图以此来探讨现代反义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这种以古证今的思路的确值得肯定^[26];王冰、徐正考对古汉语反义界定、判定方法、研究价值作了探索,较全面地回顾了研究古汉语反义词的论文^[27]。

这一时期的古汉语反义词研究主要特点是:第一,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引入极大地推动了古汉语反义词的研究,使得对反义词标准、反义类型、反义词演变等问题的探讨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例如,随着描写语言学的引入,出现了对专书反义词的描写;随着现代语义学的发展,古汉语反义词研究有了系统观念。第二,研究论题进一步拓展,涉及反义词判断标准、反义词的修辞作用、反义类型、反义词分布等。但在现代汉语领域曾热烈讨论过的反义词的不对称性、标记性、言语反义词、对义词等问题,并未受到重视。第三,对古汉语反义词多了历时角度的观照,开始将反义词研究和词汇史研究结合起来。断代反义词研究开始起步,但呈现不均衡的现象,对上古典籍中的反义词探讨得多一些,而对中古以及近代汉语的反义词的研究则显得不够重视。此外,专书反义词研究成果较少,断代反义词词典则几乎为零,远远不能跟古汉语同义词研究相比。

四、对古汉语反义词研究的展望

从研究观念上看,古汉语反义词研究应该有现代观念、历史观念、系统观念。

所谓现代观念就是“与时俱进”,即引进新的语言理论与研究方法。如赵克勤、蒋绍愚、高守纲、杨荣祥等人就借用了现代词汇学、语义学、描写语言学等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使古汉语反义词研究从传统训诂学中独立出来,继而又逐渐扩大了研究领域,拓展了研究深度。

在研究古汉语反义词时,还要有历史观念,这也是古汉语反义词研究和现代汉语反义词研究不同的地方,后者注意的多是共时平面研究,而前者还必须考虑到词义从古到今的发展变化。词义变化了,反义词的构组情况也不同。如蒋绍愚所说:“从先秦到现代,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反义词的历史演变,也是逐步发生的。但这种具体的历史演变过程怎样发生,现在研究得还很不够,这是今后应当加强的。”^{[12][129]}张志毅、张庆云曾列举表示性别的几组反义词,分别是“雄-雌、男-女、公-母、牝-牡、叫-草、儿-骡、乾-坤”,并指出在现代汉语中,这几组词分属不同的层次系统,不可超越^[28]。然而,我们在中古佛经中,却发现“草马、父马”、“草驴、父驴”这样的用法,已经超越了现代汉语中的“层次系统”。如果一味拘泥于现代汉语共时平面上的研究,就无法了解反义词的历时演变。

此外,还应有系统观念。索绪尔曾用下棋作比喻论述语言的系统性。他指出:“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29][128-129]}他还将语言视作一种符号系统:“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因此,可以比之于文字、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节形式、军用信号,等等。它是这些符号系统中最重要。”^{[29][37-38]}索绪尔的这些观点已被人广为接受。汉语词汇也是

古汉语同义词研究专著有洪成玉《古代汉语同义词辨析》、段德森《简明古汉语同义词词典》、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考辨》、冯燕《说文同义词研究》、池昌海《〈史记〉同义词研究》等等,更不要说一些专书词汇研究中为同义词研究专门开辟章节进行论述了。

一种系统,蒋绍愚^[30]、张志毅、张庆云^[31]177-182、刘叔新^[32]等就曾论述汉语词汇的系统性,但人们对词汇系统性的认识似乎仍是模糊的,而支撑系统性的论据多是举例性质。反义词是具有系统性的聚合体,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能否找出更多的实例来论证这些系统性?能否对其系统内部作更为深入的考察?对影响反义词系统变化的原因能否作深入探究?反义词的各个子系统相互关系如何?类似问题如有新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对古汉语反义词理论的贡献,也是对词汇学、语义学理论的贡献。

从研究目的上看,古汉语反义词研究应该既重视理论的探讨,又重视语言现象的描写。乔姆斯基曾提出语法研究的三个充分性,即观察的充分性、描写的充分性和解释的充分性^[33]36-37,这也可以作为衡量古汉语反义词研究的重要参照标准。

在对古汉语反义词进行研究时,首先要对某一时代或某种典籍中的反义词进行详尽的观察和描写,而对这些反义词进行描写时,先要构组古籍中的反义词,构组反义词时遇到的首要问题又是反义词的判断标准。因此,理论的探讨和现象的描写是密不可分的。例如,现代的研究结果表明,汉语反义词同其他语言一样存在标记性:“汉语如大:小,长:短,高:低,高:矮,好:坏,宽:窄,深:浅,多:少,喜:悲等……具有肯定意义的一方往往是无标记词,具有否定意义的一方往往是有标记词”^[34]177。这是针对现代汉语反义词而言的,但是不是古汉语反义词也如此?如果也这样,那其产生时代如何?在历时演变过程中有无变化?类似问题只有通过实际调查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结论,才能推动理论的发展。

在谈到“解释”时,蒋绍愚认为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寻找各种语言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原因;(2)揭示语言发展的机制;(3)探求语言发展的规律^[35]。这些观点对古汉语反义词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例如古汉语反义词研究同样应该寻找其构组变化、历时更替、标记产生等等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揭示影响这些发展变化的因素,进而探究古汉语包括现代汉语甚至各民族反义词现象的共同规律。

从研究方法上看,古汉语反义词研究应重视演绎法、比较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的使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重视归纳法,但到了乔姆斯基时期,演绎法日益受到重视。江蓝生在谈到演绎法时曾指出:“当归纳法不能奏效时,我们可以尝试用演绎的方法来另辟解决问题的蹊径。归纳法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演绎法则相反,是运用一般规律来解决具体问题。演绎法的使用是以我们对于汉语发展史中的普遍规律和对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的认识为前提的,我们认识的语言事实和普遍规律越多,运用演绎法的场所就越加广阔。实践证明,演绎法可以在一定场合弥补归纳法的某种不足……”^[36]300江蓝生谈的是演绎法在考释词语时的重要作用,其实这方法也可以应用于反义词研究。我们在研究古汉语反义词时,可以先从现有的汉语反义词的一般规律出发,对古汉语反义词进行构组、分析,然后在具体问题中分析弥补归纳法的不足,反过来再进一步完善这些语言理论。在研究古汉语反义词的时候,同样也离不开比较法,这种比较既可以是共时平面上对不同语料中的反义词的比较,也可以是历时上对反义词聚合发展演变的比较,还可以是不同语言间反义词聚合规律的比较。

从研究重点上看,应注意断代、专书反义词的研究。在上述关于断代、专书反义词的研究成果中,何九盈、蒋绍愚只涉及先秦的五部古籍;饶上宽《先秦单音反义词简论》虽然考察了先秦八部经典作品,但只考察了单音反义词;杨荣祥对《世说新语》反义词的研究着重于历时角度;杨建忠对东汉佛经反义词做了穷尽统计,但多是现象描写。可以看出,由于研究侧重点、研究角度的不同,这些研究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断代、专书反义词研究。断代、专书反义词研究至少应该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语料的代表性和篇幅;二是穷尽式的统计;三是对反义词的各种现象进行描写;四是验证、完善、补充现有的反义词理论;五是能为汉语词汇史研究和断代反义词词典编纂提供翔实材料。

[参 考 文 献]

- [1] 夏广兴,徐时仪.汉语反义词研究述略[J].大同高专学报,1997,(4):19-24.
- [2] 许威汉.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M].太原:书海出版社,2000.
- [3] 佚名.礼记[M].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
- [4] 赵克勤.古汉语词汇概要[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 [5] 孙常叙.汉语词汇[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
- [6] 张拱贵.反义词及其在构词上和修辞上的作用[J].中国语文,1957,(8):32-36.
- [7] 倪宝元.反义词的修辞作用[J].语文知识,1957,(9):19-21.
- [8] 武占坤.略谈多义词和反义词的关系[J].语文学习,1958,(1):32.
- [9]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M].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
- [10] 何九盈,蒋绍愚.古汉语词汇讲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 [11] 赵克勤.古汉语反义词浅论[J].语文研究,1986,(3):35-39.
- [12]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13] 高守纲.古汉语词义通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4.
- [14] 饶尚宽.先秦单音反义词简论[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46-53.
- [15] 陈伟武.甲骨文反义词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3):93-98.
- [16] 杨建忠.东汉佛经中的反义聚合初探[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50-52.
- [17] 杨荣祥.《世说新语》中的反义词聚合及其历史演变[A].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语言学论丛:第24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18] 陈竹友.李时珍训反义词[J].医古文知识,1999,(4):43-46.
- [19] 赵鑫.试析《商君书》单音节反义关系实词依存方式[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126-128.
- [20] 廖扬敏.《老子》反义词的显示格式[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2):165-168.
- [21] 郭加健.金文反义词的运用[J].广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68-71.
- [22] 魏达纯.《颜氏家训》中反义语素并列双音词研究[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75-79.
- [23] 任瑞麟.古汉语“反义共存”现象例释[J].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1994,(2-3):53-56.
- [24] 余雄杰.略论古汉语的同形反义词——兼为“反训”辨正[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2):62-67.
- [25] 时学伟.古汉语词汇中的反义同形词[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2,(2):35-37.
- [26] 廖扬敏,雷莉.从《老子》中的“有”和“无”看现代反义词研究缺陷[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84-86.
- [27] 王冰,徐正考.古汉语反义词研究初探[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2):145-149.
- [28] 张志毅,张庆云.反义词词典收的应是词的最佳反义类聚[J].中国语文,1989,(4):273-279.
- [29]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30] 蒋绍愚.关于汉语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的几点想法[J].中国语文,1989,(1):45-52.
- [31] 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32]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33] J. 格林.乔姆斯基[M].方立,张景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34] 张晰.反义词与有/无标记现象[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2):77-81.
- [35] 蒋绍愚.序[A].石毓智,李讷.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2.
- [36] 江蓝生.近代汉语探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Reviewing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Antonyms

YAN Qia-mao, ZHANG Jian-yong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major results achieved and major methods adopted during the three stages of the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antonyms. The said research has undergone the beginning stage, the tentative research stage and the further research stage.

Before the 1950s, some Chinese exegetists found that antonyms could be used to explain words in ancient books, but their attention was focused on the exegetical value and rhetorical fun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antonyms. For example, Liu Xie (c. 465 - c. 532), a renowned literary theorist, found that antonyms in couplets opposed and yet complemented each other, enhancing the power of expression and the rhetoric flavor. Although their research was simple at that time, they laid down the foundation for later generations.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80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exicology and semantics, the judging standards and the types of antonym had been discussed. Sun Changxu defined the antonym as a word having a meaning opposite to that of another word, but Sun and other scholars' focused their attention on the antonym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It was not until after the 1980s that the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description of antonyms in the monographs of different dynamic periods was giv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tonyms in context were discussed, and the theory about antonym was further developed. Prof. Jiang Shaoyu's introduction of the theory of J. Trier and J. Lyons into China promoted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Chinese antonyms tremendously. Even so, however, there is some inadequacy. For example, the markedness of antonyms still waits for further research.

Since the late 1980s, a lot of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ancient Chinese antonym research, thanks to the participation by more researchers and the improvement in methodology. Compared with the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antonyms,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antonyms is still insufficient in many aspects: (1) the research area is confined to traditional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rhetorical function; (2) the research on antonyms in Middle Chinese is rather weak; and (3)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relatively simple.

Therefore, the theory of antonym should be perfected,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be improved. Firstly, research into ancient Chinese antonyms is to be conducted from modern and systematic perspectives. Secondly,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achieve three levels of adequacy, namely, observational adequacy, descriptive adequacy and explanatory adequacy. Thirdly, deductive method should be emphasized in the course of research. Last but not least, the main scope of the research should be the antonyms in special books of special dynamic periods, which is beneficial for compiling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tonyms.

Key words: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antonym research; review and look forward